

白話聊齋誌異

妖人

淄川蒲松齡留仙原著



白強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蒲松齡留仙

編輯者 陳其昌

印行者 自強書局

發行者 自強書局

上海四馬路崇讓里
北平和外琉璃廠中
瀋陽城內勸業商場

上海代理發行者

正氣書局 春明書店
育才書局 新文化書社

足本聊齋志異目錄

人異類

長清僧	一
妖術	二
祝翁	三
俠女	四
阿寶	八
張誠	一一
大男	一五
曾友于	一九
姊妹易嫁	二二
柳雲棲	二四
柳雲棲	二六
柳雲棲	三一
柳雲棲	三五

金和尚	三七
續黃梁	三八
白蓮教	四三
仇大娘	四四
李伯言	四九
夜叉國	五一
連城	五四
小二	五六
庚娘	五九
宮夢弼	六二
田七郎	六五
羅剎海市	六九
向杲	七四

江城	七五
邵女	八〇
郭秀才	八六
胡四娘	八七
僧術	八九
柳生	九〇
二商	九二
細柳	九四
夢狼	九七
天官	九九
冤獄	一〇一
羅祖	一〇三
三生	一〇四
席方平	一〇五
喬女	一〇九
馬介甫	一一一
顏氏	一一六
葬角	一一八

邢子儀	一二〇
陳錫九	一二一
佟客	一二五
布商	一二六
彭二擢	一二七
崔猛	一二七
王桂菴	一三一
寄生	一三五
緝賊	一三八
狂生	一四一
偷桃	一四二
口技	一四三
丁前溪	一四四
尸變	一四五
僧孽	一四六
三生	一四七
四十千	一四八
陝西某公	一四八

段氏	一四九
男妾	一五〇
汪可愛	一五一
王十	一五一
局詐	一五二
又	一五三
又	一五四
人妖	一五六
章公子	一五七
杜小雷	一五八
胭脂	一五九
孝擊賊	一六三
捉狐射鬼	一六四
陽武侯	一六五
武技	一六六
高三官	一六七
西僧	一六八
鄭都御史	一六八

孫生	一六九
牛飛	一七一
鏡聽	一七一
劉姓	一七一
酒蟲	一七三
地震	一七四
造畜	一七四
快刀	一七五
又	一七五
某甲	一七五
果報	一七五
又	一七六
念秧	一七六
又	一七九
邵臨淄	一八一
單父宰	一八一
醫術	一八三
縣令	一八四

杜翁	一八四
林氏	一八五
藥僧	一八七
太醫	一八七
農婦	一八八
郭安	一八八
查牙山洞	一八八
楊大洪	一九〇
張貢士	一九〇
斫蟒	一九一
于江	一九一
細侯	一九二
堪輿	一九三

蔣太史	一九四
邑人	一九四
于中丞	一九五
又	一九五
折獄	一九六
又	一九七
某乙	一九八
老龍船戶	二〇〇
太原獄	二〇一
新鄭獄	二〇二
錢卜巫	二〇二
詩讖	二〇四

白話聊齋志異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人異類

長清僧

從前長清縣有個得道和尚，年八十餘歲，還是很強健。一天，倒在地下，爬不起來，廟裏和尚們跑去扶他，一看已死。他自己不知道死，魂靈已到了河南地界，有個紳士的兒子帶了十多個人，騎着馬，手裏拿着鶴鷹，在那裏捕兔。那馬突然跳起來，公子一個翻身，便掉下地來死了。和尚的魂靈，恰巧和公子的身體碰在一起，醒來底下人忙去問他，老和尚眼睛張開道：「怎麼跑到這地方來了？」大家不理他，扶他回去。一進門，祇見搽脂粉女郎來了許多，圍住問他，老和尚駭了一跳道：「我是和尚，怎麼到這地方來？」家裏的人說他發了瘋，大家拉他的耳朵，叫他醒，和尚不說明緣故，兀自閉着眼睛，不說話。家人端飯，他便吃，祇不吃酒和肉。老婆來伺候他，他趕了出去。過幾天，他想要把身子活動，家裏人看了都歡喜，走出房門，一會兒，祇見許多底下人，各捧着賬簿，請他算賬。公子祇說有病，一概不管，問他們知道不知道山東長清縣，大家說知道的。他說我住在這裏，很氣悶，要到那邊去，逛快替我收拾行李。衆人勸道：「你病剛好，不能出遠門的。」他不依。第二天，便動身到了長清縣，見這地方的樣子，依前一樣，也不用問路，竟跑到那廟裏。小和尚見貴客來了，恭敬的迎接。他問老和尚到那裏去了，小和尚道：「師父前幾天死了。」問他的坟在那裏，衆和尚領他去，祇見三尺高的一座坟，坟上野草沒有長滿，許多和尚，不知他什麼意思，停了一回，他叫人配馬，預備回去。臨走時，叮囑他道：「你師父是守戒的，和尚他留下來的東西，你們要小心看管，不要弄壞。」大家答應，他便走了。回到家裏，祇是呆坐家務事一點也不管，住了幾個月，又逃出門去，一直跑到從前的廟裏，對小和尚道：「我便是你們的師父。」大家聽了不信，祇是發笑。他便把還魂的緣故說出來，又把自己從前做的事講給他們聽，一點也不錯。

大家纔相信，仍舊叫他睡在那老和尚的牀上，依舊和服侍師父一般的服侍他。後來，子家裏抬了轎子，牽了馬，接他好幾駒，苦苦的哀求他回去，他不睬。又隔了一年，那紳士家裏的太太，打發底下人送了許多東西來，金銀綢緞，他都不受，祇拿了一件布袍子。公子的朋友，到長清去探望他，見了面不多說話，看他的樣子，忠厚誠實，年祇三十，老是提着八十幾年前的事哩。

妖術

于君年輕時，常代人打抱不平，力氣很大，能擊起兩隻水缸而舞。崇禎年間，到京裏赴考，同去的一個家人，害了瘟疫，睡在床上不起來。于君很替他耽憂，街上來了一個起課先生，能知人的死活。于先生想代那家人去問問，到了那裏，還沒有開口起課，先生先道：「你來，可是問家人的病麼？」于君聽了，心很詫異，答說：是那起課先生道：「害病的倒不要緊，你自己却險得很。」于君聽了，便請他給自己起一個課。那人起了一個卦，一算，露出驚惶的神色來道：「你三天中一定要死的。」于君聽了，心裏又驚又詫，隔了半天起課，先生慢慢道：「我有些小法術，你給我十個錢，便替你免此災難。」于君心想：我命裏該死該活，早已注定，靠他的法術，那能解救得過來，便不去理他，站起身來要走。那起課的道：「你捨不得化錢，過幾天你不要懊悔。」和于君要好的朋友聽了這話，都替他害怕，勸于君把袋裏所有的錢倒出來，求他救命。于君不聽他們的話，過了三天，于君端正地坐在客店裏，留神看着。過了一天，也沒有什麼事。到了晚上，他把門關起來，點起一盞燈，靠着一柄寶劍，直挺挺的坐在那裏。打過了初更，依舊是很好的，更沒有死的道理。心想：倒在床上睡去，忽聽得窗裏有悉索的聲音，過去一看，見一個小孩，搗了一枝長槍，走進來，立刻長得和人一般高了。于君拿起寶劍來，很快的過去，打了一個空。那人立刻縮小了，轉身去尋窗洞，要想逃出去。于君忙擎起劍來，斫過去，那人隨手倒在地下，拿燈去一照，祇見一紙做的人，已被他攔腰斬斷了。于君便不敢再睡覺，仍舊坐着候着。隔了一個時辰，忽見一樣東西，從窗外跳進來，那面貌又醜又兇惡，和鬼一般。看他纔落到地上，忙拿寶劍斬去，分作兩段，還在那裏動怕他，再爬起來，便趕上去，一連斬了幾劍，都斬在他身上。聽聽聲音很軟，仔細的一看，誰知是個泥人，已經破碎了，他便去靠窗坐着，眼光射住了窗眼裏，好半天聽得窗外面和牛喘氣一般的聲音。

接着有一樣東西在外面推着窗子。房裏的牆壁也連着搖動起來。看樣子房屋快要倒下來了。于君怕壓死在裏邊。心想還不如去和他打便碎的一聲拔去了門門跑出去一看。祇見一大鬼他的身體和屋簷一般高。月亮光照着昏昏沉沉的望去看見他的臉色和煤球一般黑眼睛一亮一亮的發出黃色的光來。身上不穿衣。腳上不穿鞋。手裏拿着一只弓。腰裏掛着一袋箭。于君看了正在驚慌時。那個鬼已經彎着弓把箭射過來。于君拿劍把箭打退。正要趕過去斬他。他又在那裏射箭了。于君忙的避開。那枝箭便插在牆上。格格格的響着。鬼看看射不中他。便生起氣來。把腰裏掛着的一把刀拔下來。打過來和風一般快。對着于君用力劈來。于君和猴子般爬在地下。走上前去。那鬼手裏的刀打中了院裏的一塊石頭。那石頭立刻斷了。于君向他禱。底下攢去。拿寶劍斬中了鬼的腳踝骨。噹的一聲響。鬼生了氣。叫了一聲。和打雷一般。他回過身來。又把刀砍過去。于君又縮着身體爬進去。鬼手裏的刀斬下來。割破了于君的襟。這時于君已爬到鬼的脇膀下面。他用力砍去。又是噹的一聲響。鬼半死半活的倒在地下。于君上去亂斬了一陣。那寶劍斬着他的身體極硬的聲音和打更的木頭一般。拿燈來一照。原來是個木頭人。和人般高大。那弓箭還掛在他腰裏。他臉雕刻了畫成的滿臉兇惡的神氣。寶劍斬過的地方都淌出血來。于君使點了燈。守到天亮。他到此時纔明白那些鬼怪。都是那起課的差來的。要把人弄死了。使人相信他卜的卦是靈驗的。到了第二天。于君出去告訴朋友。大家都趕到那賣卦的地方。那起課的遙見于君來。了一轉眼就不見了。有人說道。這個是遮影法。拿狗的血來。可以破了他的法。于君聽了那人的話。預備停當。又跑去那起課的。又躲起來。和第一次同樣忙把狗血澆在他立的地方。祇見那起課的淋了滿身的狗血。露着兩隻眼睛。那眼光亮晶晶的和鬼一樣立着。大家過去捉住了。送到衙門裏問了罪。把他殺死。

祝翁

濟陽祝家村。有個姓祝的老頭。年紀五十多。病死了。家裏人走進屋內。料理穿孝的衣服。忽然聽得老頭連連叫喚。大家跑到停屍的牀前去看。祇見他又活過來。大家快樂起來。走上前去問他。那老頭卻專對着老婆說道：「我纔死去。已打定主意。不願再回來了。走了幾里路。回心一想。拋着你這副老骨頭。在兒女手裏看他

們的臉兒，也沒有什麼趣味，還不如跟着我一同去，所以又跑回來。原是要候着你同走。」大家聽了他這話，認他是纔醒過來說的糊塗話，實在沒人去理他。那老頭又說了一遍，老太婆道：「這也很好，可是你纔得活過來，怎麼能夠便死？」老頭拿手推着他道：「這個也不難，家裏的事快去料理清楚。」老太婆笑笑，不走。老頭又催他，他便走出門去，延了幾刻鐘，又跑進來，哄着他道：「事情已經料理好了。」老頭叫他快裝扮起來。老太婆又不去，老頭催促得愈利害，老太婆不忍心，違拗他的意思，便穿上衣服，裙子出來，媳婦看了，都暗暗的好笑。老頭抬起頭來，讓出一半枕頭，拿手拍着叫他睡下。老婆道：「兒女都在跟前，我和你兩人直挺挺的睡着，算什麼樣子？」老頭拍着牀沿道：「一同死有什麼好笑？」兒女見他父親暴躁起來，大家勸他母親姑且依了他的話，老太太聽了兒女的勸，便和他一個枕頭直挺挺的睡着。家裏人都笑他停了一回，看見他母親笑臉兒忽然收起，又慢慢的眼眶子合起來，好半天沒有聲響，像睡着一般。大家走近去一看，他皮肉已經冰冷了，鼻息也沒有了，去看看那老頭也是一樣的，大家纔驚慌起來。

俠女

顧君是金陵人，凡讀書人的本領，他什麼都會，可是家裏窮得很，又因為母親年紀大了，不忍丟着他出門去，祇是替他寫幾個字，畫幾筆畫，換幾個錢，拿來度日。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媳婦，他對門本來有一所空屋子，近來有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租着住在裏面，看他家裏沒有男人的傍人，也不去打聽他的名姓。一天，姓顧的從外邊回來，見那年輕的姑娘從他母親房裏出來，看他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很秀氣，舉動很大，方很沉靜，沒有第二個女人比得上他的，他見了姓顧的，也不十分害羞，那臉色卻正經的，姓顧的走進房去，問他母親，他母親道：「他便是住在對門的姑娘，來向我借刀尺的，他剛纔對我說他家裏也祇有個母親，看他母女兩人，也不是窮苦人家出身，問他為什麼不嫁，他推說母親年紀老了，明天我去見他的母親，觀便露點口風給他，倘然他沒有巴望，你便替他養母親。」第二天，母親果然跑到家裏去，見他的娘是一個耳鬢老太婆，看他屋子裏連明天吃的米也沒有，問他靠什麼過活，他說靠這位姑娘，十個手指做下女工來養活的，他慢慢的把同住在一同的意思說出來，試試他看，老太婆的意思，像是願意的，他又和她女兒商量，那姑娘

卻不說一句話，看他的神氣，好像不願意。姓顧的母親便回家來，把這情形詳細的說出來，又疑惑起來，說道：「那姑娘嫌我們家裏窮嗎？這女孩做人，不常說話，也不輕易發笑，看他美貌得很，那性格又冷得和冰霜一般，真是奇怪。」母子倆猜疑一回，嘆着氣，也便罷了。某天，姓顧的坐在書房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來求他的畫，看他面貌長得很秀，他的舉動又很輕佻，問他是那兒來的，他便說是鄰近村坊裏，從此以後，他隔三天便跑來，慢慢的大家熟了，便說幾句取笑的話，姓顧的上前去抱住他，他也不很囂強，便和他玩了一回。從此來去，親近得很有。一回，那姑娘在門前走過，這年輕的男人看着他走遠了，問他這是什麼人，姓顧的便說：「這是鄰家的姑娘。」那年輕的男人道：「非常標緻，他神氣怎麼這樣兒？」停了一回，姓顧的走進母親房裏去，他母親道：「方纔那姑娘來討米，他說家裏一天沒有煮飯了，這姑娘很孝順，他母親窮得很，又是很可憐的，應該稍稍幫助他纔對。」姓顧的聽了母親的話，背了一斗米到對門去，打開了他家的門，說是母親叫他送來的，姑娘收下了，也不道謝，他每天到顧家來，見姓顧的母親做衣服鞋子，他便幫着縫紉，在屋子裏料理家事，和家裏的媳婦一般，姓顧的更感激他，他替人寫字畫，得了人家送他的吃食東西，總分一點送去給那姑娘的母親，姑娘看了，也從不說一句話，姓顧的母親這時忽然在陰門口長了一個瘡，從早到晚喊痛，那姑娘常常跑到牀前來看他，又替他洗瘡搽藥，一天幾次，姓顧的母親心中很不好意思，那姑娘也不嫌髒，母親嘆道：「怎能得到一個新媳婦，服侍你到死？」說完這話，忍不住傷心，吊下淚來，姑娘勸他道：「公子很孝順，比我到我家裏，寡婦孤兒，強得幾十倍呢？」母親道：「娘兒們，林裏零碎的事，豈是孝子所能做到的，且老身年紀老了，朝晚死去，我不放心的是子孫傳宗接代的事。」正說話的時候，姓顧的來了，母親哭着道：「我對不住這姑娘，很多你不要忘記報他的恩。」姓顧的聽了，便爬在地下拜他，那姑娘道：「你照顧我的母親，我不會謝你，你也何必謝我。」從此便愈加敬重他，歡喜他，但是他的舉動生硬一點，也沒有法子去挑動他，有一天，那姑娘正走出門去，姓顧的兩眼望着他，他忽然回過臉來，對姓顧的一笑，姓顧的看了，正是開心得出於意料之外，便跑過去跟着他到家裏，調戲他，他也不躲避，兩個人便歡喜的好，一回完了，他挽着手對姓顧的道：「這事我和你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的，姓顧的也不做一聲，跑回家去，到了明天又去叫他，那姑娘却放下臉頭，也不回的走去，一天裏邊兩人常常見面，他一點也不和姓顧的說笑，和他開玩笑。」

他便說出冷話來，給你一肚子的不高興。他趁着沒人在時候，便問姓顧道：「這幾天在你書房裏進出的那個人，年輕男子是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是隔壁村坊上的。那姑娘道：「他這舉動對着我，不規矩也不祇一回。我看你面上，倒是你歡喜的人，所以也不和他去計較。請你去對他說，下次若再這樣子，他可是不不要活了。」話纔說完，那年輕的男人，却巧走來，姓顧的便把姑娘的話告訴他，又道：「你却要格外小心，不能去冒犯他。」那年輕的道：「既說不能冒犯，你却又是怎樣去冒犯他？」姓顧的說沒有這事。那人道：「若沒有這事，這不好意思出口的話，他怎又肯對你說？」姓顧的聽了，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那年輕的道：「我也託你去對他說一聲假癡假呆的叫，他不要裝假了。他若不聽，我要把他那去臉的事到處說出去。」姓顧的聽了這話，心裏也很生氣，不禁臉上露出不好看的樣子來。年輕的也不好意思，轉身走去。有一天夜裏，姓顧的一人坐在房裏，那姑娘忽然跑來，笑道：「我和你的緣份還沒斷，這豈不是大注定的？」姓顧的聽了他這話，開心得了不得，上去抱住他，摟在懷裏。一霎時聽得走路的声音響着，兩人嚇了一跳，忙站起來，祇見那年輕的推着門進來，姓顧的心裏驚慌着道：「幹什麼？」他笑道：「我來看貞節的人。」一回過頭來，對那姑娘道：「你現在還怪人嗎？」惱得那姑娘眉毛豎起，粉腮兒通紅，一句話也不說，急急翻起上身的衣服，裏面露出一個皮袋，他隨手拔出來，祇見一尺多長亮晶晶的一柄刺刀，那年輕的看見了，嚇得逃走。姑娘追出門外去，四面一看，那人早已不見了。姑娘擎起那刺刀，向空中拋去，鏗的一聲響，一道亮光，和天上的虹彩一般，停了一回。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上，碎的一響，姓顧的忙拿着燈來一照，祇見一隻白狐狸，身體和腦袋分開，擱在兩處地方了。他看了，很驚慌，姑娘道：「這便是你歡喜的美男子。我很想饒恕他，無奈他自己活得不高興，叫我也沒法了。」說着，把刺刀套進皮袋去，姓顧的拉着他進房去，他道：「方纔被這妖怪打斷了興，味明天夜裏請你守着罷。」說着，轉身出門，一直去了。到第二天晚上，那姑娘果然跑來，他兩人便又親熱了一回。姓顧的問他這本領是幾時學得的，姑娘道：「這個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你須要守着秘密。若露了風聲出去，怕你也没好處。」姓顧的又求和他行嫁娶的禮，他道：「一覺也睡了家務，也替你料理了，不是媳婦，卻又是什麼？已經做了夫妻，何必再說這話？」姓顧的道：「你可嫌我窮嗎？」他道：「你果然是窮，我難道是富的嗎？今天夜裏和你在一起，正是可憐你的窮。」他臨出去的時候，叮囑他道：「這偷偷摸摸的事，不能常常做的，到應該來

的時候，我自己會來的，不應該來的時候，你便是硬拉着我也沒有用。一後來他兩人在別處碰到時，姓顧的常要拉他去說私下話，那姑娘便走開避去，但看見他身上衣服破了，便替他縫補到黃昏時，又替的煮飯，大的小的事件，料理周到，和做妻子沒有什麼兩樣。過了幾個月，那姑娘的母親死了，姓顧的竭力替他想法子，埋葬那姑娘，從此一個人住着，姓顧的想他一個人冷清的，趁此去和他尋歡樂，從牆上爬進去，隔着窗子，連連的叫喊，却不聽得裏面答應，跑到門口去看，祇見一間空屋子，鎖着門，心裏疑惑，這姑娘有別的男人，他私約着，到夜裏又跑去，依傍是這樣，便把一塊掛在身上的玉，擱在窗檻上，轉身回去。第二天，他兩人在母親屋子裏見了面，待姓顧的出來，那姑娘跟在後面道：「你可是疑心我嗎？做了一個人，各有各的心事，不能告訴人的。現在要叫你不疑心我，這那裏做得到？但是現在有一件事，要請你趕快想法子。」問他什麼事，他道：「我肚子裏受了胎，已經八個月了，怕早晚要生養我的身體，還沒有定名份，能夠替你生兒子，不能替你養兒子，可暗暗的去告訴你母親，尋一個奶媽，假說是抱來的寄養兒子，不要說是找生的。」姓顧的答應他跑去告訴他母親，母親笑道：「好奇怪的姑娘，好好的去娶他，他偏不肯，却願意和我兒子偷偷摸摸。」現在有了胎，他聽了也很開心，便依他的話，把接生的事，料理停妥，候着，又隔了一個多月，那姑娘忽然幾天不出來，母親疑心起來，跑到他門口去，張望，祇見靜悄悄的，關着門，上去打門，打了半天，那姑娘纔開門出來，看他頭髮蓬鬆，臉上醜醜從裏面出來，把母親放了進去，便把門閉上，走進他屋子裏，祇見一個小娃娃睡在牀上，母親看了，嚇了一跳，問他生下來多少時候了，他回答道：「三天了。」打開抱裙一看，是一個男孩兒，母親心裏歡喜得很，對他道：「姑娘已替老身生了孫子，你孤零零的一個人，去依靠什麼人？」那姑娘說我肚子裏有一點心事，不敢說出來，給母親知道，候夜裏沒人瞧見的時候，快來把孩子抱去，母親回去，對他兒子說，知大家暗暗的詫異，到了夜裏，去把兒子抱着回來，又過了幾晚，快到半夜時，那姑娘忽然打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皮袋，笑道：「大事已經完了，請從此和你分別。」忙問他什麼緣故，他道：「你養我母親的恩德，我沒有忘記，從前我對你說，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原不願在牀褥上報答你的大恩，看你窮得連妻子也娶不起，想替你傳一個後代，本想一回便成功的，誰知過了幾天，那月經又來了，便祇得破了規矩，再和你好一回，現在你的恩德，既然還了我的心願也，心裏沒有什麼放不下了。」問他皮袋子裏什麼東西，他說是一

個仇人的頭打開一看，祇見鬚子頭髮和血黏着一片糊塗，看了非常害怕，又仔細問他，他道：「從前不對你說的意思，深怕一不小心敗露出去，現在事已成功了，不妨告訴你聽。我是浙江人，我父親官做到司馬，被仇人陷害抄沒了我全家，我背着母親逃出來，改去名姓，躲在這地方，已經三年了，所以不立刻去報仇的緣故，實因母親活在世上，丟他不下，待到母親死了，這塊肉又在肚子裏，更遲了許多日子，前幾天夜裏出去，不是別事，因為仇人家門不熟，恐怕臨時走錯先去打探。」他說罷，轉身出去，回過來又叮囑姓顧的道：「我生的那個孩子，要好好的看待他，你福氣薄，又不長壽，這個孩子，却能興起家門來，夜深了，也不去驚動你母親，我不再看見了，姓顧的聽了這話，正傷心，與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祇見那姑娘和電光般的一閃，一轉眼的時候，便可惜又詫異，也祇得罷了。後來過了三年，姓顧的果然死了，他兒子十八歲，中了進士，待他祖母很孝順。」

阿寶

廣西孫子楚是個有學問的人，他天生成六個指頭，脾氣方正，是沒有口才的，傍人哄着他，他便相信是真的。有時碰到席面上妓女坐着，他遠遠的一望，轉身退出去了，有人知道他的脾氣，想法子騙他到來，叫妓女挨近他坐着，故意和他做出親熱的樣子來，他頓時臉紅得直到頸子裏，那汗珠也淌下來，大家看着在一旁大笑，便學着他那癡呆的形狀到處去說，給別人聽，又說了許多嘲笑他的話，人人便取他名字，叫孫癡子。本城有一個做買賣的老頭，他家裏的錢多，得和做王侯一般，他的親戚都是做官人家的子孫，有個女兒，名叫阿寶，臉長的縹緞，那大戶人家的公子都託人去說媒，下聘都不合老頭的意思，孫子楚這時正沒有妻房，有和他開玩笑的，勸他託人到阿寶家裏去說媒，孫子楚自己也不打量，真的聽了他的話，做去那老頭也一向知道孫子楚有才學的名氣，但嫌他家裏窮，便不肯給他，媒婆正要退出去，恰巧遇見阿寶出來，便問什麼事，媒婆把孫子楚託他做媒的事告訴他，阿寶便笑道：「叫他割去那第六個指，我便嫁給他。」媒婆便把這話去對孫子楚說了，孫子楚道：「這也不難。」候媒婆出去，他便拿斧頭自己把那六指斬下來，痛得攢到心眼裏去，那血淌出來，點滴的不住，快要死去，過了幾天，纔能起牀，便跑到媒婆家裏，拿那斬斷的指頭給他看，媒婆

嚇了一跳跑去告訴阿寶。阿寶聽了也詫異，便又笑道：「叫他再把癡脾氣改去了。」孫子楚聽了，再三自己分辯說並沒有癡脾氣，可也沒法當着阿寶的面說明白自己的心事。轉心一想，那阿寶也未必美得天仙一般。怎搭這樣大的架子，從此便要娶阿寶的，想頭冷去過了幾天清明時節，這地方的風俗到了這天，娘子們都要出來游玩，那輕薄的年輕男人也成羣結隊的跟在後面走，嘴裏歪頭品腳的說着，有一個同做文章的會友硬來把孫子楚拉去，有人向他笑道：「可要見一見你的心上人。」孫子楚也知道朋友和他開玩笑，但因爲上了阿寶的當，也想見一見她，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便高興跟了大家一路尋去。遠遠的看見一個女人在一株樹下面坐着，那班年輕男人一圈圈的站着，打了一道圍牆。衆朋友道：「那女人一定是阿寶。」跑過去一看，果然是阿寶仔細的對他臉上一看，十分美貌，停了一回，那看的人愈來愈多，阿寶站起身來去了。大家看了心裏亂起來，說他的頭梳得怎麼的好，法腳又裹得怎樣的小法。你一句我一句說着，祇有孫子楚卻不做一聲，待到衆人跑到別地方去，回過頭來看他，還是癡癡，站在老地方喚他，他也不答應。大家便上去拉着他道：「你魂靈已跟阿寶去了嗎？」他也不答應。大家知道他本來不歡喜多說話的，便也不在意。中有的在背後推着他，有的在前面拉着他，送他回到家裏，他到了自己屋裏，一直走到牀前去，睡下，睡到天晚，也不起來，糊塗得和酒喝醉的一般。旁人喚他，他也不醒過來。家裏人疑心他丟了魂，到外面空地裏去叫魂，也沒有用上，去用力拍着他肩膀問他，祇聽得他含糊的說了一句：「我在阿寶家裏接着細細的問他，他又閉着嘴不說了。」家裏的人不知他害的什麼病，當初孫子楚在路傍看見阿寶回去的時候，他心裏丟他，不下不知不覺那身體便跟着他跑去，慢慢的挨近阿寶的衣角，看看沒人，吆喝他，他便跟着阿寶到他家裏，跟定了他一同坐着一同睡下，到晚上便和他親熱，心裏很快樂，但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想回到家中去，一轉又不認識路，阿寶常常做夢和一個人尋歡問他的名字，那人說我便是孫子楚，心裏雖詫異，可是不好意思去告訴人。孫子楚的身體在牀上睡了三天，祇見他氣急喘喘，好似快要斷氣。家裏的人看了，驚慌得不得了，託人好好的去對那老頭說，要到他家裏去叫一叫魂。老頭聽了，笑道：「平日並不來往，什麼道理，魂靈會失落在我家。」孫家的人再三哀求他，老頭纔答應，那做法事的人拿了孫子楚從前穿的衣服和草薦到他家裏，阿寶問明緣故，心裏害怕，得不叫他到別的房子裏去，一直領他到自己房裏，聽他叫了魂出去，那做法事的

回到孫家門口，孫子楚在牀上已經叫喊起來，停了一回，醒過來，阿寶房裏的粧台器具，什麼顏色，什麼名目，一樣樣的說出來，都不錯的，阿寶聽了，愈加詫異，心裏暗想：孫子楚在他身上，用情用得利害，孫子楚病好下牀來，坐着站着，都想着阿寶，他神情迷糊的好似忘記了什麼，常去打聽阿寶的事，心裏祇望和他再遇到一回，到浴佛節的時候，聽說阿寶要到水月寺裏燒香，便一早跑去候在路傍，眼眶子也望酸了，眼睛也看花了，到了日中，阿寶纔來，他在車子裏望見孫子楚，拿手去掀着車簾，眼珠子看住他，轉也不轉，孫子楚心裏更動起來，在後面跟着他，阿寶忽然叫個丫鬢跑來問他的名姓，孫子楚告訴他，那魂靈又搖幌不定，看車子去遠了，他纔回轉家裏，到了家裏，又害起病來，模糊的飯也不吃，好似在夢裏常常喚着阿寶的名，他便恨自己的魂不再靈了，他家裏原養着一頭鸚鵡，忽然死了，小孩兒拿那頭死鸚鵡，在牀前玩弄，孫子楚心想，倘我的身體能變成一隻鸚鵡，翼膀一動，便能飛到阿寶房裏，他心裏正想着，這身體忽然變成了一隻鸚鵡，飛了出去，一直到阿寶房裏，阿寶見鸚鵡飛來，很快活上去，捉住鎖着他的腳爪，拿芝麻來喂他，吃那鸚鵡大聲的叫道：「姐姐不要鎖住我，我便是孫子楚。」阿寶聽了，驚慌解開繩子，他也不逃，阿寶悄悄的對他道：「你的深情，我早記住在心裏，現在我和你一個是人，一個是鳥，兩樣東西，這婚姻的事，怎能成功？」那鸚鵡道：「我能近姑娘的身，我心裏已滿足。」別人喂他，他不肯吃，阿寶親自去喂他，他便吃，阿寶坐下，那鸚鵡便停在他膝蓋頭上，阿寶睡下，他便停在牀沿上，這樣過了三三天，阿寶心裏很可憐他，暗暗的叫人到孫家去打聽孫子楚的情形，那孫子楚直挺挺的躺着，已經斷着氣三天，祇是胸口不曾冷罷了，阿寶又悄悄的對鸚鵡道：「你若能再變做人，我死也願嫁你。」鸚鵡道：「你哄我呢？」阿寶便罰咒給他聽，鸚鵡轉了頸子，好似在那裏想什麼，停了一回，阿寶在那裏纏小腳，把鞋子脫下來，坐在牀沿上，那鸚鵡忽然飛下來，拿嘴啣着小腳鞋子，飛出去，阿寶急急喚住他，看那鸚鵡已遠遠的飛去了，阿寶叫老媽到孫家去打聽，那孫子楚已醒過來，家裏的人看見一隻鸚鵡啣着一隻繡鞋飛來，落下地來，依舊是一隻死鸚鵡，大家正詫異着，孫子楚慢慢的醒來，便向人要那隻鞋子，衆人不知道他什麼用處，恰巧那老媽走來，走到屋子裏，見了孫子楚，問他鞋子在什麼地方，孫子楚道：「這是阿寶許我終身的憑據，請你替我去轉說，我不忘記他答應我的話。」那老媽回去告訴這情形，阿寶聽了，心裏希奇，故意叫丫鬢把這情形露風聲出去，給他媽聽，他媽打聽得明明白白，真有這事，便

道：「這人才學的名氣也不小，可是窮得和司馬相如一般。我替女兒檢了這幾年女婿，依舊得了這樣一個。怕給有錢做官的人家笑。」阿寶因為鞋子的緣故，便打定主意不嫁別人。老頭和老太婆聽了，祇得依他。叫人快跑去告訴孫子楚。孫子楚聽得這信息，心裏快活，那病也立刻好了。老頭商量叫孫子楚到他家裏去做入贅女婿。阿寶道：「做女婿的，不能長住在丈人家裏。況女婿家裏又窮，住長久了，叫人看不起。孩兒既把終身許給他，便是住茅草棚也是情願的。吃糠也是不怨恨的。」孫子楚便親自去把阿寶迎接來，交拜成了夫妻。兩人見了面和隔了一世似的開心。從此孫子楚家裏得了阿寶的嫁產，寬舒起來，很添置了一點田產器具。但是孫子楚的脾氣，專心在書本上，不知道管理家務。阿寶卻很會收藏銀錢，也不把零碎事去拖累孫子楚。住了三年，家裏有了錢。孫子楚忽然害病死了。阿寶哭得很傷心，飯也不吃，覺也不睡。旁人勸化他，始終不聽。趁夜裏沒人知道的時候，便自己去上吊。丫鬟知道了，趕快上去救醒來，但他也不吃東西。過了三天，邀齊了許多親戚朋友，預備收殮孫子楚的屍首。忽聽得棺材裏有叫喚的聲音，把棺材打開。孫子楚又活過來。他自己說去見過閻羅王，說他平生做人樸厚，老實，便派他做閻王部下的官。正在和閻王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報說孫部官的太太快要來了。閻王查看鬼簿，說這個女人不應該現在便死。那通報的人又道：「這女人不吃飯，已經有三天了。」閻王聽了，回過頭來，對我說道：「看你妻子有烈性，有義氣的份上，任你再活轉去。」便叫馬兵拉過馬來送你回去。他身子慢慢的復原，遇到大考的這一年，他未進考場以前，那班年輕的朋友和他開玩笑，大家想出很生疎很冷僻的文章題目，七個把孫子楚叫到沒人的地方，告訴他這七個題目。說這是一家私下送了學臺的錢，說了許多人情緣知道的。現在我特來暗地裏告訴你。孫子楚信了他的話，連日連夜把這七字題目想明，做成了七篇文章。大家在背地裏笑他這時督考的官，怕文章題目得出太熟了，有人犯抄寫舊文章的毛病，便專檢從前不常見的題目。發下題目紙來，七個題目都對孫子楚。因此中了第一名。到明年又中了進士，得了翰林。皇帝聽說有出魂的奇事，便把孫子楚喚去問他怎麼一回事。孫子楚老實的說出來，皇帝很歡喜，便把阿寶喚去一見，賞了他許多的禮品。

張誠